

01

馬克思 恩格斯 論美國內戰

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THE CIVIL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馬克思 恩格斯
論美國內戰

朱鴻恩譯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778·850×1168 1/32·9印張·5插頁·199,000字

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00 定價：(4)1.15元

3K595/17
目 錄

第一部分

馬克思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的論文

(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二年)

- 一 美國問題在英國……………11
- 二 英國的棉業……………22
- 三 倫敦“泰晤士報”關於奧爾良親王赴美的評論…26
- 四 對墨西哥的干涉……………30
- 五 “特倫特號”事件的消息及其在倫敦的影響……39
- 六 英國的情緒的進展……………45
- 七 英國的輿論……………50

第二部分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維也納新聞”上發表的論文

(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二年)

- 一 北美內戰……………59
- 二 美國內戰……………71

1467393

三	英國的危機	81
四	經濟劄記	85
五	對墨西哥的干涉	88
六	弗萊蒙特的免職	93
七	“特倫特號”事件	96
八	英美的衝突	100
九	“特倫特號”事件中的主要角色	104
一〇	關於“特倫特號”事件的爭論	108
一一	華盛頓政府與西方諸大國	114
一二	報刊的意見與人民的意見	117
一三	法國的新聞欺騙——戰爭的經濟後果	121
一四	一個同情美國的集會	123
一五	蘇瓦爾德的信件被扣壓的經過	126
一六	約翰·羅塞爾勳爵的斷然行動	129
一七	倫敦工人的一個集會	132
一八	反干涉的情緒	136
一九	關於棉業危機	139
二〇	議會中關於致詞的辯論	142
二一	美國近事	146
二二	分離主義者的朋友們在下議院中——承認 美國的封鎖	150
二三	美國內戰(一)	154
二四	美國內戰(二)	160
二五	國際性的米里斯事件	165

二六	英國報刊與新奧爾良的陷落	168
二七	一個反對奴隸貿易的條約	171
二八	美國戰場的形勢	173
二九	英國的人道與美國	177
三〇	橫遭壓制的關於墨西哥及與法國聯盟問題 的辯論	181
三一	對美國近事的評論	184
三二	美國廢除奴隸主義者的示威	187
三三	北美形勢	191
三四	麥克克利南的免職	195
三五	英國的中立——南部諸州的狀況	198

第三部分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

(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六六年)

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0年1月11日)	205
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0年1月26日)	205
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1年1月7日)	205
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1年6月9日)	206
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1年6月12日)	206
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1年7月1日)	209
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1年7月3日)	210
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1年7月5日)	211

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1 年 11 月 27 日)	215
一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1 年 12 月 9 日)	215
一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1 年 12 月 19 日)	216
一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2 年 3 月 3 日)	218
一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2 年 3 月 5 日)	218
一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2 年 3 月 6 日)	219
一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2 年 4 月 28 日)	221
一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2 年 5 月 5 日)	221
一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2 年 5 月 6 日)	223
一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2 年 5 月 12 日)	224
一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2 年 5 月 23 日)	224
二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2 年 5 月 27 日)	227
二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2 年 5 月 29 日)	228
二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2 年 6 月 4 日)	228
二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2 年 7 月 30 日)	230
二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2 年 7 月 30 日)	232
二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2 年 8 月 7 日)	232
二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2 年 9 月 9 日)	233
二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2 年 9 月 10 日)	234
二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2 年 10 月 16 日)	235
二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2 年 10 月 29 日)	235
三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2 年 11 月 5 日)	237
三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2 年 11 月 15 日)	238
三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2 年 11 月 17 日)	239

三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2 年 11 月 20 日)	241
三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2 年 12 月 30 日)	241
三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3 年 1 月 2 日)	242
三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3 年 2 月 13 日)	243
三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3 年 2 月 17 日)	243
三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3 年 3 月 24 日)	244
三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3 年 6 月 11 日)	244
四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3 年 7 月 6 日)	245
四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3 年 8 月 15 日)	245
四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4 年 5 月 26 日)	246
四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4 年 5 月 30 日)	246
四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4 年 6 月 7 日)	247
四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4 年 6 月 9 日)	247
四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4 年 9 月 4 日)	247
四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4 年 9 月 7 日)	249
四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4 年 11 月 9 日)	250
四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4 年 12 月 2 日)	250
五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5 年 2 月 6 日)	251
五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5 年 2 月 7 日)	251
五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5 年 2 月 10 日)	251
五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5 年 3 月 4 日)	252
五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5 年 4 月 16 日)	252
五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5 年 5 月 1 日)	252
五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5 年 5 月 3 日)	252

五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5 年 5 月 9 日)	253
五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5 年 5 月 20 日)	253
五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5 年 6 月 24 日)	253
六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5 年 7 月 15 日)	254
六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6 年 4 月 23 日)	254

附 錄

一	國際工人聯合會致林肯書	255
二	美國公使對國際工人聯合會的信的覆信	258
三	國際工人聯合會致約翰遜總統書	259
註釋		263
譯者後記		291

第 一 部 分

馬克思在“紐約每日論壇報”

上發表的論文

(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二年)



美國問題在英國

比切爾·史多威夫人¹致夏甫茲伯里勳爵的信，不論其真實價值如何，已經有很大的好處：它迫使倫敦新聞界中反對北部的報刊出來聲辯，在公衆之前提出它們之所以對北部持敵對論調、對南部有難以隱藏的同情的表面上的理由——還在假裝完全嫌惡奴隸制度的人們方面好像是有些奇怪的。他們首先的主要責難，是說當前美國的戰爭“並不是爲廢除奴隸制度而進行的戰爭”；因此，不能指望那一向只在“寬洪的人道主義原則”的基礎上才從事於戰爭和關心別人的戰爭的道德高尚的英國人，對他們的美國北部的堂兄弟們抱任何同情。“經濟學家”雜誌寫道：“第一，說北部與南部的爭執就是主張黑人解放的一方與主張黑奴制度的另一方之間的爭執這種說法，是既輕率而又不真實的。”“星期六評論”寫道：“北部並沒有宣言廢除奴隸制度，並且從沒有自稱爲反對奴隸制度而戰。北部並沒有把公正地對待黑人這一神聖的口號舉起來作爲它自己的戰旗；它的戰鬥口號根本不是無條件廢除奴隸制度。”“訊問者報”寫道：“如果我們在關於這個崇高的運動的真實意義上是受騙了，那末，除了聯邦主義者本身外，還該誰來對這欺騙負責呢？”

首先，必須承認這個前提是對的。這次戰爭並不是抱着消滅奴隸制度的目的而發起的，美國當局自己也不辭最大的煩勞，來否認任何這類看法。但是另一方面，也應該記住，發動這次戰爭的不是北部而是南部；前者只是防衛罷了。如果說，北部是在長時期的躊躇之後，在表現了歐洲歷史記錄上從所未見的審慎忍耐之後，而終於拔出刀劍，不是爲了粉碎奴隸制度，而只是爲了拯救聯邦，那末，南部則是以大聲宣布這種“特殊的制度”爲其叛亂之唯一的與主要的目的而啓戰端的。南部自己承認是爲了奴役他種人的自由而戰，不管北部如何申辯，南部咬定說這種自由因共和黨的勝利與林肯之當選爲總統而受到威脅了。同盟^①的國會吹噓它新近制定的憲法與華盛頓、傑斐遜、亞當斯等人的憲法不同，它第一次承認了奴隸制度是一件自身就善良的事物，是文明的堡壘，是一個神聖的制度。如果說北部是自己承認僅僅爲聯邦而戰，南部則是以爲取得奴隸制度的統治而發動的叛亂自傲。如果反對奴隸制度的與理想主義的英國不爲北部的宣言所吸引，而它也沒有對南部的厚顏無恥的自供發生強烈的反感，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星期六評論”以表示不相信分離派的宣言來使自己脫出這個討厭的窘境。它看得比這更深刻，而發現了“奴隸制度與脫離聯邦毫不相干”。傑弗遜·戴維斯²之流的宣言，相反地不過只是“在這類宣言中常常出現的”“陳腔濫調”，其“意義與關於被褻瀆的神壇與被侮辱的爐灶的陳腔濫調差不多。”

反對北部的報刊的論點，其貨色極爲貧乏，在所有這些報刊

① 同盟 (Confederate)，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一年間退出美國聯邦的南部十一州簡稱的國名。——譯者註

上，我們看到差不多同樣的語句，像有一定差距的算術級數的公式一樣，時常重複出現，極少變化與融合的技巧。“經濟學家”雜誌大肆叫囂：“爲什麼，就在昨天，當分離運動在林肯當選消息的影響下初次獲得重大進展的時候，北部就向南部提出，如果他們繼續留在聯邦裏面，就給予他們以保持這個可憎的制度不受侵犯的一切可能的保證呢？爲什麼他們以鄭重的態度否認一切干涉這個制度的意圖呢？爲什麼北部的領袖們在國會中再三提出以不干涉奴隸制度這種讓步爲基礎的妥協方案呢？”“訊問者報”寫道：“如何解釋在對於奴隸制度的問題上，北部準備以對南部作最大讓步來尋求妥協呢？如何解釋在國會中提議劃一條地理分界綫，在這條綫範圍內，奴隸制度就應當看成是必需的制度呢？南部諸州却並不以此爲滿足。”

“經濟學家”雜誌和“訊問者報”所應該問的，不單是爲什麼在國會中有克里騰登折衷案以及其他妥協方案的提出，而且還有爲什麼它們沒有被通過³。他們假裝認爲這些妥協方案是由北部通過而由南部否決了的，而事實上，它們是由北部爲林肯進行選舉的政黨所否決的。提案始終沒有變成決議，只是停留在虔誠願望(*pia desideria*)的萌芽階段，所以南部事實上沒有機會來拒絕或同意它們。“訊問者報”以下面的話使我們更接近了問題的實質：

“史多威夫人說：‘奴隸所有者的政黨，了解他們不能再利用聯邦以達到他們的目的，於是決定破壞它。’這裏就是承認了：直到此時爲止，奴隸所有者的政黨曾經爲了他們的目的而利用聯邦，如果史多威夫人明白指出了北部是在什麼時候開始採取反對奴隸制度的立場的，那就好了。”

人們可能認為“訊問者報”以及其他英國輿論界的賢哲之士，對當代的歷史已够熟悉，無需史多威夫人在這樣極重要之處再有所啓示。奴隸所有者的勢力，通過它與北部民主黨的聯盟，有加無已地濫事利用聯邦，這可以說是本世紀開始以來美國歷史的一個一般的公式。接連的妥協步驟，標誌着把聯邦愈來愈變成奴隸所有者的奴隸的那種進攻的幾個連續的階段。這些妥協，每一次都代表着南部的新的進攻，和北部的新的讓步。可是同時，南部的接連的勝利，沒有一次不是與北部的敵對勢力（以不同的政黨名義、不同的口號與不同的色彩而出現）經過熾烈的鬥爭之後才獲得的。如果各次個別的鬥爭之實際的與最後的結局是有利於南部，但留心的歷史觀察者却不能不看到，奴隸所有者勢力的每一次新的進展，就是向它的終極的失敗走近了一步。甚至還在密蘇里折衷案提出時，鬥爭的雙方已是如此勢均力敵，使傑斐遜已經預見到聯邦將有因這種致命的敵對而分裂的危險，如我們從他的回憶錄中所看到的⁴。在通過了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⁵，而如道格拉斯自己所承認的，在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在美國境內擴展奴隸制度的一切法律障礙的時候；在以後一個北部的候選人⁶以約許聯邦將為奴隸所有者自古巴征服或購買一片新領地來提名總統候選人的時候；往後，由於德里特·史考特判例⁷，以聯邦的權力擴展奴隸制度被宣布為美國憲法的法律的時候；最後，在非洲的奴隸貿易⁸事實上以較其合法存在的時期更大的規模重新開始的時候，奴隸所有者勢力的進攻已經達到了最高點。但是，與為北部民主黨的縱容所支持的這種南部進攻的高峯同時，已經有無可懷疑的跡象，表明北部與之對立的集團已經聚集了力量，而即將改變力量的對比。堪薩

斯之戰⁹，共和黨的成立¹⁰，一八五六年選舉總統時投給弗萊蒙特的大量選票¹¹，就是很多昭然可見的證明，顯示北部已經積聚了足夠的力量，可以糾正美國歷史半世紀以來在奴隸主的壓力下所經歷的迷離錯亂，使它回到它的發展的真正原則上去。除開這些政治現象以外，還有一個顯著的統計的與經濟的事實，顯示奴隸主集團對聯邦的濫事利用已經接近了頂點，以後這種濫事利用必將被迫或者欣然自願地退縮下去。這個事實就是西北部的成長，它的人口在一八五〇至一八六〇年間所作的巨大的進展¹²，和它對美國的命運所不能不發生的新的、激勵振奮的影響。

難道所有這些是一段秘密的歷史嗎？難道史多威夫人的“承認”，是要把“直到此時為止，奴隸主政黨曾經爲了他們的目的而利用聯邦”這一小心隱藏的真情，洩露給“訊問者報”和倫敦新聞界的其他在政治上自命開明的人物嗎？兩種敵對的勢力，其間的摩擦成爲美國歷史的動力已歷半世紀之久，它們的激烈衝突竟使英國新聞界人士深感突然，這難道是美國北部的過錯嗎？英國新聞界把實際上是長期鬥爭臻於成熟的結果誤認爲一朝一夕所產生的幻象奇事，這難道是美國人的過錯嗎？美國共和黨的組成與發展，幾乎沒有爲倫敦報紙所提到，這件事實大大地說明了它的反對奴隸制度的長篇大論的空洞虛偽。以倫敦新聞界兩種相反的報紙倫敦“泰晤士報”與“雷諾新聞週報”爲例；一個是尊貴的階級的很大的報紙，另一個是碩果僅存的工人階級的報紙。前者在布恰南的事業告終以前不久，刊載了一篇爲他的統治苦心辯解與對共和黨人的運動極盡譏諷的文章。至於雷諾，在布恰南出使倫敦之時¹³，是他的寵信的走卒之一，自此以後，他絕未放過一次機會，來爲他捧場而貶

抑他的反對者。爲什麼以公然反對奴隸主集團的進攻與奴隸所有者濫事利用聯邦爲其政綱的共和黨能在北部獲得勝利呢？其次，爲什麼北部民主黨的絕大部分，拋棄了它與奴隸主集團的領袖們的悠久的聯系，把半個世紀的傳統視若無物，犧牲了巨大的商業利益與更大的政治成見，羣起而支持現在共和黨的政權，並無所吝惜地供給它以人力和金錢呢？

“經濟學家”雜誌不來回答這些問題，而極力叫喊：

“廢除奴隸主義者在北部和西部，也如同在南部一樣，一向遭受兇惡的迫害與虐待，難道我們能够忘記嗎？華盛頓政府的急躁與半心半意，且不說缺乏誠意，多年以來是阻撓我們有效制止非洲海岸奴隸貿易的努力的主要障礙；而極大部分實際從事於這種買賣的船舶，是用北部的資本所建造，爲北部的商人所有，並由北部的海員所駕駛，這難道能够否認嗎？”

這真是一篇邏輯的傑作。反對奴隸制度的英國之所以不能同情正在打破奴隸主集團日益衰微的勢力的北部，是因爲它不能忘記北部在受制於這種勢力時曾經支持過奴隸貿易，毆打過廢除奴隸主義者，曾使它的民主制度爲奴隸驅策者的偏見所玷污。它之所以不能同情林肯的政府，是因爲它要非難布恰南的政府。它之所以必須陰險地詆譭當前北部的覺醒運動，激發北部同情於共和黨政綱¹⁴中所指斥的奴隸貿易的人，而向建立自己的帝國的南部奴隸主集團殷勤獻媚，是因爲它不能忘記昨天的北部不是今天的北部。需要用這種詭棍式的詭辯來辯護它的態度，這就比任何別的事情都更足以證明：英國新聞界中反對北部的這一部分，是由非常卑鄙與怯懦而不敢公開承認的隱秘動機所驅使的。

由於英國新聞界中反對北部的這一部分的得意策略之一，是以先前維護奴隸制度的政府的所作所爲，來嘲諷誣衊現在的共和黨政府，所以它竭力誘使英國人民，應該把“紐約先驅報”作爲北部的意見的唯一真實的解釋者。倫敦“泰晤士報”朝這方面發出了暗示，其他反對北部的大小報刊的僕從們，就堅持不懈地按旨推敲。所以“經濟學家”雜誌說：“在戰爭的火燄中，紐約的報紙和紐約的政客們不乏鼓動戰鬥者的人，現在他們有了龐大的軍隊，這些軍隊不是要用來互相廝殺，而是要用來反對英國——把內部的爭執，包括奴隸問題在內，謀得妥協，而出其不意地以壓倒的兵力進攻英國領土。”“經濟學家”雜誌知道得十分清楚，“紐約先驅報”所作的、爲倫敦“泰晤士報”所熱烈支持的、把美國引到對英國進行戰爭的努力，只是想使南部的分離獲得成功，而阻撓北部的新生運動而已。

反對北部的英國報刊畢竟承認了一件事。“星期六評論”這俗物告訴我們：“在選舉林肯時所爭執的，和加速引起了這次動亂的，僅僅是把奴隸制度限制在已有這種制度存在的諸州之內這一點。”“經濟學家”雜誌也說：“這是十分真確的：選舉了林肯的共和黨，其目的是要防止奴隸制度蔓延到尚未設州的領地中去。……這也可能是真確的：如果北部獲得完全的、無條件的成功，這將使他們能够把奴隸制度局限於已經採行這種制度的十五個州以內，並可能由此引到它的最後消滅——雖然這只能說是或有可能而不是確定的。”

在一八五九年，即當約翰·布朗在哈帕爾斯渡口暴動¹⁵的時候，這同一個“經濟學家”雜誌發表了一連串竭盡苦心的文章，想來